

## 专访《彷徨之刃》导演陈卓： 未管所的案例，比电影更触目惊心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电影《彷徨之刃》的首映礼上，导演陈卓原以为自己会激动不已，真到了这一天，反而平和了。他觉得，自己就像一位来参加孩子成人礼的家长。

《彷徨之刃》这部戏，一共做了八年。期间接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找投资，最窘迫的时候，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，把接其他活儿赚的钱投进项目，用陈卓的话说，“大家都是拿着生活费在赌这个片子”。

影片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，原著作家创作小说的动机来自二十年前的日本福田孝行案件。这个极具争议性的故事引出了一个尖锐问题：如果法律无法惩戒凶犯，受害者家属的复仇之刃该指向何方？电影中，女儿被几名未成年人凌虐致死，父亲李长峰的选择是，踏上复仇之路。

5月17日，这场复仇在大银幕上开演，王千源主演，王景春特别出演。电影的Slogan是：“除恶趁早！”

### 她掏出了其他项目的编剧费

有部片子，一直印在陈卓的脑海里。那是一部80年代的电影，叫《少年犯》。当时是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的。那之后，陈卓再没见过同类题材的国产影片上映。

2016年5月5日，陈卓接过妻子雅宁递来的一本书，封皮上写着“彷徨之刃，东野圭吾著”，讲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故事。

不久后，在一间借来的五六平方米的会议室里，陈卓和制片人吴靖、编剧杨薇薇、策划尹雅宁等主创了个微信群，《彷徨之刃》电影项目正式启动。此后八年，这个名为“彷徨之刃不彷徨”的微信群一直没散。

《彷徨之刃》找投资耗去了近四年的时间。陈卓已经记不清其间碰过多少“钉子”，有好几次，都谈成了却又来变故，投资方最后说“还是算了”。

陈卓其实是预料过风险的，购买小说版权前，他们几个人决定先自己把剧本写出来。

2017年，编剧杨薇薇完成第一稿剧本。他们将本子递给相关部门咨询“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题材能拍吗？”得到的回复是肯定的，“从来没有说过不能拍呀。”

吃下“定心丸”的四人，马不停蹄联系日本版权方，敲定小说版权。陈卓回忆，“当时大家倾囊而出，是四个人凑钱买了小说版权。”陈卓说，当时杨薇薇接了其他项目的编剧工作，她是把那个项目的编剧费，打进了买小说版权的账户里。

难以预料的是，2018年影视投资的热钱逐渐退潮，大家都变得谨慎起来，找投资突然变难了。

“资方不敢投”，陈卓说，“我们就像赌博一样，一直在找，一直在谈。如果今天我们再面临当时的处境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个勇气。”

直到2019年底，爱奇艺“绿灯会”高票数通过了电影《彷徨之刃》项目。此时距离“不彷徨”微信群建群，已经过去了3年，距离电影上映，尚有5年。

### “未管所”触目惊心

有个资方的制片人放弃投资前，曾拍着陈卓的肩膀说：“故事是个好故事，但是我们可能投不了。你们加油，我希望你能拍出像《熔炉》那样具有社会价值的电影。”

2019年，陈卓去了未成年犯管教所调研。

他用“触目惊心”形容那次调研经历，“狱警给我看了很多案例，我也见到了不少在押的未成

年罪犯，比大家能在新闻报道中接触到的案件要多得多，也更触目惊心。”

陈卓记得，有个男生，仅仅就想像游戏里那样打人一下会怎样？就拿起瓶子，砸向了来借电脑的邻居女孩，把女孩打晕之后，又把她的头按进水缸溺死。还有一个弑父的孩子，因为平日对父亲怨恨在心，用一个锤子砸向父亲的头，父亲当场毙命。

他还见了一个叫李彬（化名）的孩子，被抓之前，实施过四次抢劫，运气好的时候，一台iPhone7手机能卖3000元，大家分赃，开房居住，吃喝玩乐花光之后再抢一个。从第一次抢劫，到被抓，只有9天时间。当被问到：“你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吗？”李彬的回答是：“很多人都这样搞，我看他们都没事，我以为没什么的。”更令人意外的是，辍学前，李彬的成绩能考年级前五。

狱警介绍，未成年罪犯里，百分之八九十的孩子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，农村的较多，城市的情况近两年在慢慢上升。核心问题就是在辍学上，一旦辍学，就游离在社会管理体系之外，容易出现犯罪。陈卓把这一设定放进剧本中，《彷徨之刃》里的几个坏孩子都是辍学的。

离开未成年犯管教所前，陈卓在调研笔记上写下“每个人从心底来说都是善良的，而恶是不断积累的过程”。那次调研后，更坚定了陈卓一定要把这部具有社会正面价值的电影做出来的决心。

### 王千源每天只睡四个小时

电影中，王千源和王景春两大“影帝”同框“飙戏”，为《彷徨之刃》贡献出了“教科书式”的表演。

为了演出李长峰失去女儿后的崩溃、脱相状态，电影拍摄期间，王千源每天只睡四个小时。为了达到脱水的状态，王千源模仿健美运动员，连续五天几乎不怎么喝水，从而让血管和肌肉粘得更紧，进入脱水状态。

制片人吴靖回忆，王千源不光是吃，到拍摄最后三天，干脆水也不喝了，渴了就漱口吐掉，仅是湿润口腔。她说：“那种状态是化妆达不到的效果”。吴靖评价，“这是个痛到癫狂的父亲”。

让陈卓印象深刻的，是这个“痛到癫狂的父亲”第一次去停尸房认尸的戏。陈卓记得，现场开始走戏的时候，王千源要突然把“女儿”的尸体抱起来。理论上现实中还没尸检的尸体是不让家属碰的，但这位父亲的崩溃失控让所有人措手不及。

那场戏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时，王千源饰演的李长峰哭着一



把抱起“女儿”的尸体，他不愿承认这个事实，楼道里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哭喊。王景春饰演的刑警梁军转身离开，镜头跟随王景春来到楼道，停在停尸房的百叶窗后。

“剧本里的原始台词是‘小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’，源哥喊的是‘再想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！’那一刻，父亲不相信这个事实，他没有做好跟女儿告别的准备，王千源演出了人的本能。”陈卓说。

拍摄结束后，王千源瘦了近30斤。

### 三次修改大结局

拍摄前，陈卓为李长峰和梁军每人写了15000字人物小传。

面对奸杀女儿的未成年罪犯，李长峰喊出：“我不想看他上法庭，我要看他死！我要让他血债血偿！”字字泣血的呐喊，何尝不是那些未成年受害者和他们家属的心声？

如何评价李长峰寻求“法外公正，以暴制暴”的行为？已身为父的陈卓坦言，“旁观者也许会说，虽然长峰要复仇，但是从法理的角度，他这样‘以暴制暴’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。但现在，我自己也是父亲了，站在李长峰的角度，我理解他的做法。”

电影上映后，有观众为长峰最后没有杀死凶手意难平，认为只有将少年罪犯一枪爆头，才能大快人心。陈卓又说：“这显然是误会了这部电影，也低估了我们创作的初心。《彷徨之刃》的文本内核不是爽片，以暴制暴并无积极的社会意义。长峰的最后一枪不同于原著，在我们的电影中终得射出，这一枪，让孑然一身的李长峰得以解脱，是谢宇后半生无法洗刷的耻辱，是对所有犯罪少年的警示，更是电影尺度的一次突破。”

为了在观众情绪和法理之间找到平衡，《彷徨之刃》前后修改了三次结局。

“最早版本，是根据东野圭吾的原著拍的。长峰这一枪，根本没开出去，很憋屈。”陈卓还是希望，电影最终给观众留一个情绪的出口。他们做了第二次补拍，在那一版结局中，长峰的最后开枪开了出去，枪声响了，打在了旁边的地面上，谢宇用恐惧的眼神盯着地面上的枪眼，此时，长峰被击毙了。

“他们说还是不解气”，陈卓说，经过宣发部门的评估，大家商讨后决定最后的结局是，长峰用的土制猎枪，打到了谢宇的脸上，“谢宇他瞎掉了一只眼睛，残了一只耳朵，这个伤痕，会永远写在他的脸上，成为伴随他后半生的耻辱。”

电影上映前，陈卓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一部电影可能改变不了什么，我只能以我的方式，希望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现实问题，如果真的，哪怕一个孩子或一个家长看了有所改变，进而避免了某个悲剧的发生，我们创作这八年也很值得的。”

## 《红色冲浪板》导演马雪： 沿途看风景，走进创作中心

■文/本报记者 李佳蕾



规划，是马雪在进片场之前最重要的事。或许这与她多年制片人的身份相关，正是因为规划意识，让她的团队在拍摄时基本能够保证朝九晚六的拍摄进度。她说：“就算遇到突发情况也不会慌张，因为我的信念感告诉我事情总有解决办法。”

从学习韩国语到导演，马雪走了二十年，这段时间她有过影视节目策划人、主持人、韩语专家、出品人、制片人等多重身份，在她看来，“这一过程顺其自然，像沿途看风景般走到了电影创作的中心。”这一次，她放下“斜杠身份”，从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视角进入电影。

### “不被看好的转型”

用马雪的话来说，“一开始身边大部分人都会带着有色眼镜，我以为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或者支持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”尤其是当她拿着剧本问其他制片人时，“你的立意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把她问得哑口无言。

但她并没有放弃，反而转头拿着剧本与其他编剧，带着非常简单的、纯粹的创作目的进行沟通，得到了创作者的认可与回应。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自己创作剧本时，她表示，“之前在电影行业工作时，接触过很多导演，比较欣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原创剧本的导演，”因此她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就是做导演先要有原创剧本。

在创作《红色冲浪板》的剧本时，演员许伟豪就跟她表示过，演员在电影创作中比较被动，很少有演员能够参与到创作中来，很多时候剧本的角

色可能也并不如意。马雪听到后，立马向他发出了邀请，“那我们自己写。”许伟豪没有犹豫就加入了。

尽管影片已经与观众见面了，马雪还是无法回答“你的立意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。因为这部电影的创作对于她来说，早就抛弃了以往遵循制片人考虑的条条框框，在叛逆和自由中尽情创作，市场目标也被强烈的创作冲动所替代。对她而言，电影创作不单是一种艺术表达，更是一种享受创作乐趣的过程。

### 在留白中传递积极信念

最开始，触动马雪的是万宁的包容。她说：“大城市中，所有人仿佛是一个模子里的形象，但是在这座岛上，我像是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侠客，这里的情景与画面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。”这种吸引力在影片中就表现为冲浪时的自由与灵动。

片中拍摄的大海与冲浪，就用大面积蓝色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

空间。为了拍好水下与冲浪画面，特意找了专业的拍摄团队，尽量抓住水下以及冲浪时的人物状态。编剧陈宇称赞：“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准确、不尬的青春电影了，其中情绪的细腻，甚至可以从海浪不同的蓝色中表现，如果用十个词形容这部电影，那就是——浪漫！”

影片结尾三位演员的擦肩而过，也是导演为观众留下的想象空间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回首往事，往往会产生与事情发生时不一样的情感以及心理状态，这或许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马雪把问题留给了观众，“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不禁令人遐想，电影到底哪一部分是想象，哪一部分是真实呢？”

尽管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但是马雪认为电影始终要秉持着传递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基调。在不给出观众一个确切的答案时，也留下了给每一位观众独一无二的留白解读空间，同时要给观众带来一种有色彩、有活力、有生命的希望。

## 悬疑电影《母亲的直觉》超前观影获赞

本报讯 由安妮·海瑟薇和“劳模姐”杰西卡·查斯坦主演的悬疑电影《母亲的直觉》于5月24日全国公映。5月20日，影片在北京举行超前观影场，导演班诺特·德霍姆在映后与中国观众进行了连线交流。有观众直言，观影的过程宛若开启了一场扣人心弦的人性探秘，让人看到早年希区柯克经典悬疑电影的气质，“这才是心理惊悚正确的打开方式”。

《母亲的直觉》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，最好的朋友和邻居爱丽丝（杰西卡·查斯坦饰）和席琳（安妮·海瑟

薇饰）都过着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。在一次悲惨的事故之后，内疚、怀疑和偏执扭曲交汇，摧毁了闺蜜间的情感围墙，当母性本能揭示其黑暗的一面时，一场心理斗争拉开帷幕。

安妮·海瑟薇与杰西卡·查斯坦在片中前期温婉美好，后期疯批互撕，让观众对她们又爱又怕。正是二人势均力敌的演技爆发，让影片中暗潮下涌动的黑暗人心变得可视化，也让观众能沉浸于一场人心与人性的争斗之中。

在映后连线交流中，导演班诺

特·德霍姆介绍说，《母亲的直觉》是自己第一次做导演的电影，“我选择做一部简单的、纯粹的电影，可以和演员有非常亲密交流的电影。在电影里，我尽量让观众感受到这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故事，易看、清晰。我向偶像希区柯克导演学习了很多，在不欺骗观众的前提下，让他们尽量猜不透结局。”

影片由卢森堡安东公司出品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、译制。

（杜思梦）



## 《我是霸王龙2：无敌霸王龙》《熊孩子·探险熊兵》 戛纳签订多国海外发行协议

本报讯 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，中国动画电影《我是霸王龙2：无敌霸王龙》和《熊孩子·探险熊兵》两部影片与哥伦比亚、秘鲁、厄瓜多尔、玻利维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海外院线发行协议，同时与北美、俄罗斯、韩国、日本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、智利等地的合作也在洽谈中。海外发行商纷纷表示，他们对两部IP系列动画电影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，并期待与展开

更深入的合作。

《我是霸王龙2：无敌霸王龙》是“我是霸王龙”系列的第二部新作，影片聚焦史前生物霸王龙的成长历程。《熊孩子·探险熊兵》是“熊孩子”系列的首部大电影，讲述了一群活泼可爱的熊孩子在神秘森林中的奇妙冒险。两部影片预计2024年与观众见面。

（杜思梦）

## 《一路向南》在京首映

本报讯 近日，电影《一路向南》在北京举行首映礼，总导演左手与导演朱迅、主演柴园乐、张全振等人亮相活动现场。影片讲述了面临中年危机的曾福（柴园乐 饰），为逃避现实，他打着参加“环羊湖自行车赛”的旗号，从成都通走西藏。抵达拉萨后，曾福认识了一众“藏漂”，与众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悠闲时光。

现场，主演柴园乐坦言：“这部电影治愈了我，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是一个容易陷入自我怀疑，容易自卑的人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来到了这个戏，扮演了曾福，就像电影里那个跳舞的场景，我拍完的时候，觉得把自己交给了大山，交给了湖泊，西藏真的治愈了我。”

《一路向南》是中国首部展现G219的公路电影。G219线全程长

达10065公里，是中国里程最长的国道，经过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广西4个省市区，是中国西北、西南地区的边境公路。总导演左手则表示，未来他将围绕这条国道开发系列电影。《一路向南》主要以西藏段展开，电影会展现很多观众对西藏陌生的地区，而第二部继续以旅途上遇到的故事为主，故事将以西藏的阿里地区为主，计划下半年开机。（花花）